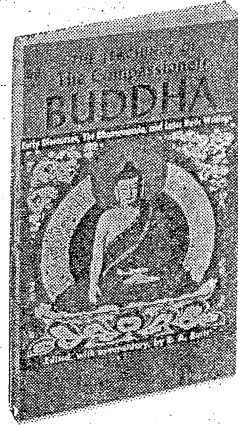


大悲佛陀之教義 (續)



The Teachings
of The Compassionate Buddha.

E. A. 柏特博士著
修 夫 譯

第三篇 上座佛教真詮

引言

上座佛教之主要傳播地區為錫蘭、緬甸和泰國。上座學者之觀點，以為上座佛徒乃獨能保存佛陀身行言教之本來面目，及早期佛徒之信行情況。因此之故，在上座佛教徒的眼中，本書以前各篇所引用之經典，與此篇所引用者，實無軒輊輕重；皆相輔相成以顯示上座佛教自創始以來之地位，信實而正統。且此篇所採用之文獻，與第一篇及其他各篇所引用者，其年代之古老相同。

不過，當佛教自原始情況逐漸傳播至各地之期間，在某些要點方面，至少亦確有所選擇或強調，乃至其解釋亦有較佛陀在世時更趨極端之可能。好在我們現在並無推敲這些的必要。我們此後所引用的文獻，旨在生動地說明上座佛教真義之特點，與經文中所載者一致；而那些經文，歷千百年，流行於各上座佛教國家之中。我們將從各種不同的角度發露其與大乘佛教迥異之處；關於大乘佛教，今後即將述及。

在各節選文中，所討論者，莫非在佛教流行地區中成為諸大德思想言行軌範之理論。我們不想申述大眾人民所信仰之佛教本身。那個在各國中有其不同之形式，所反映者，乃諸大德之言論和各當地自古流傳下來的迷信傳說之混合體。原始佛教和上座佛教之間，其主要關聯，在於虔誠、願望、及本身充實之人生理論，此可於法句及讚偈中屢見之。痛苦與不快活乃人生之大問題；佛陀由於發現了苦的主因及如何加以控制，對此問題得到解決。但是，無論佛陀或任何人都不能以神妙的方法使他人解脫。所以我們的責任只是堅毅地遵從佛陀，出離世間的繫縛，趣入出世的生活，以自求解脫。佛陀於率

先試行，獲得解脫後，又為後之學者樹立修行之楷模。當上座佛徒誦三皈依文時——「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他從文義中了解對三寶所作之貢獻。其所謂佛者，乃指喬達摩本人，他於成正覺後，示人以趣於涅槃常樂之道；為佛徒敬奉為可親可依之教主及導師。其所謂法者，乃指關於苦、苦因、及除苦法之主要教義，佛陀所說，流傳後世，為佛徒奉行之典範——初則口口相傳，繼則集為三藏聖典。其所謂僧者，乃指佛陀在世時親制戒律所建立之僧侶團體；它在今日世上代表着佛陀導人向善之熱情，且為佛陀遺教之保管者。倘誦三皈依文之人尚未準備出家，他可視僧侶為精神典範，因為僧侶較一般人更具有自淨的決心，且希望由於美德善行之積聚而於來世再生之身，較今生少受些愚痴或執着之障害。

本書所選之文獻，即在闡明這種延續。然亦依照上座權威大德之觀點，強調指出上座佛教之一些理論乃極端而不妥協地反對大眾宗教之康樂安全觀念；那些觀念，其哲學形式，嘗為印度教之神學所支持辯護。這類理論，包括涅槃及基本的無常思想。大眾化的宗教，差不多在一切時、一切處，都希望死後獲得幸福平安之存在，且切望有一種救拔的能力，依之可自痛苦與不平安中超越於最終之自在。印度教為適應這種希望，深信有一個不變之自性，那是每人之真我，終將與萬法演化之源的大梵合一。

至於談到涅槃的理論，佛陀似已顯然說明涅槃情狀乃斷除貪欲後自然而無不避免的結果。於諸多貪欲中，其必須澈底根除者，厥為對今生及後世繼續其個體存在——後有之欲望。佛陀本身是否已超越此點，且肯定地教人以涅槃情狀是一切關於後有意識知識之消滅，不論其為法界的或明顯個別的形式？或是佛陀對此點不能斷言？或是佛陀根據自己的經驗，確信那種法覺知已超脫無常個體意識的痛苦影響，但是他以為還是不把那種信念對弟子們明言為宜，免致彼等樂着於安適常在之希望，而忽略精進自修以斷除一切現存之任何貪欲？我們現時無判斷之必要；不過許多上座學者，却顯然毫無限制的堅持極端態度。他們堅信佛陀於悟道之頃，已入涅槃（一種情形，他雖仍然生存於此世界中，但是已不復受業因之影響），且佛陀於壽終時即入於般涅槃，乃一種高度的入滅——不復為可知之存在，然亦確非不存在。

涅槃理論，很自然地容易和一種基本的常存信仰相結合。佛陀明顯地拒絕與義思想中常存不變之自性。他認為理論和證驗都不能建立那種思想。他亦認為欲求自災惡之源中獲得解脫必需要一種對人性富有動力的解釋，寧強調增進美德之延續性，以為趣向完全解脫之核心，而不主張任何假設之形而上的自性。他同樣亦有一種適當而有力之關於物質世界的觀念。他是否超越

此範疇而教人謂一切有情（包括任何形式的人性在內）皆無實際，而僅為剎那之存在，此剎那之存在之延續乃依因緣法而有，剎那之實在依因緣法而演變？我們亦不需要加以判斷。但是，許多上座佛徒對這種說法却毫不讓步。我們所謂之人性，只是一股演變之流；如僅就某一剎那觀之，則無非五蘊之集聚，在五蘊延續期間，它們是不穩定而無休止地互相影響着。五蘊者：（一）色（在東方人的心理中，色身是不能和精神因素分開的），（二）受，（三）想，（四）行，（五）識或純粹感覺。五蘊藉着一種叫作波羅提（*Pratīti*）的力量來保持其互相作用而不分離。於命終時，五蘊分散，其所形成之集合體遂不復能維持。許多上座學者，不僅把這種思想用於心理情形，亦用之於真實之物質界。

顯而易見，這樣極端地棄絕世間任何形式之常性，可能被認為威脅了道德的樂觀主義和佛教所以成爲佛教之中心精神目標。在上座部之主要思想中，——此點顯然是合於佛陀本意的——對於這種結果是用因緣法來扶持的。因緣法對於前後相續的解釋，特別是關於行業的積聚及個體生存之自現在轉入未來，及表現於十二因緣的法則，任何佛教宗派無反對者。十二因緣的觀念，於生活經驗中詳說有情之一切演變因素之相互關涉；亦說明苦由貪致，而貪由痴（無明）生。如斯對佛教信仰得一主要明證，專心自

修，可由勘破無明而消除貪欲和痛苦。

此下之選文，於討論且辨明上座思想之方向後，復綜論上座佛教與大乘佛教之歧異點；大乘佛教之思想，當於第四篇述之。

（一）會納嘉——佛本生故事

如其他宗教始祖然，有許多關於喬達摩的前世降生故事，發生於早期佛教史中。在上座佛教國家中，特別是在緬甸，有一個最流行的這類故事，就是會納嘉故事。它有趣的方式，說明上座佛教的幾項要點。我今所取的故事，是畢甘得主教自緬甸文摘譯而成。此故事之講述人爲佛陀

昔有一地，名麥提拉，有王治世，名會納嘉。王有二子，長亞瑞塔，次名寶拉。王在位久，國勢富強，於王崩後，子亞瑞塔，爲父營葬，遵禮齋戒，而即王位，以己原任，總司令職，委諸其弟。

某日，有臣，妄言進讒，惑亂王心，疑弟之忠，又嫉其勢。王子寶拉，本無過咎，竟遭繫獄。因其無罪，遂得脫逃，至於一處，得人擁護，勢力日充，往伐其兄。王集其師，列陣相禦，兵刃既接，王戮於敵；寶拉王子，遂據王位。

王后方妊，聞悉噩耗，親啓寶庫，取純金飾，及珍寶玉，藏於籃中，上覆以米，又於米上，覆舊汗布。后易其衣，喬妝貧婦，置籃於頂，步行而出；經城南門，至於郊野，城門守卒，未能察覺。

出城既遠，后心猶豫，路有多歧，不知所之。時正炎熱，后入涼亭（按：涼亭或譯驛亭，設於路旁，供行人休息者），獨坐休息，以避烈日。后於亭中，忽憶一國，名薩姆巴，彼有親戚，居於其地；後乃決心，前往其國。後起身行，逢人問路，循以前進。

后所孕子，乃一聖者，於母胎中，憐母苦境，以感應力，感動天神。神速離座，化爲老人，御雙輪車，沿路而行，來至亭所，請后搭乘，謂願載后，往薩姆巴。后鑑其誠，乃允其請。后方妊娠，又經遠行，疲憊已甚，無力攀登。即於此時，后所立處，地忽隆起，至與車平。后乃登車，向前進發。日暮之後，至於一處，景色清幽，鄰薩姆巴，於一涼亭，后自下車。天神囑后，留彼待旦，暫勿入城；神於囑畢，自返天堂。

即於是夜，有大祀官，名潘莫加，率徒五百，夜晚出城，郊遊乘涼，入河沐浴，此大祀官，偶后所；其諸徒衆，或賞月色，或浴於河，無知之者。后方少艾，容貌端美。祀官聖者，知后妊娠，且知其子，必爲聖者。祀官獨前，請后勿驚，願以誠心，待如姊妹。后向祀官，述其不幸。此大祀官，深表同情，願施供養，兼爲保護。祀官請后，稱其爲兄，徒衆來時，僞爲表示，偶遇手足，喜極而泣。準備既妥，彼潘莫加，召集徒衆，告以遇妹，甚爲可喜，手足分離，已多年矣。彼命徒衆，護送王后，逕赴其

家，並囑其妻，善加禮遇。祀官本人，澡浴如常，然後回家。祀官全家，歡迎王后，溫情軟語，敬謹奉侍。斯後未久，后舉一男，身黃金色，俊秀絕倫。後爲取名，爲會納嘉。

彼會納嘉，年漸漸長，與諸兒童，共相嬉戲，衆兒識之，爲寡婦子。彼既受辱，往詢其母，始知其父，究爲何人。祀官潘莫加，教以五明，如醫方明，如工巧明，種種學術，當時盛行。少年會納嘉，年方十六，所學已成。

彼會納嘉，立志經商，希於將來，獲得方便，設法復國，取回其父所有王位。取母昔日携出財寶，隨衆商侶，乘船而行，欲往一地，名考瑪瓦土拉。海行二日，遇大風浪，波濤吼湧，船隨波盪，撐持未久，船體破碎；水手及客，爲數七百，慘遭滅頂，莫能自拔。惟會納嘉，抱持浮木，奮力游泳，決與災難奮鬥到底，努力掙扎，歷時數日，有龍王女，奉命守海，見其勇毅，心憫往救。於談叙間，彼會納嘉，示其剛勇，申其決心；龍女聞之，感佩不已，決意助之出離苦難。龍女伸臂，持會納嘉，依其意向，至麥提拉，於橡果園，置石臺上；彼石臺者，乃其先人，常率衆僚，游樂之所，聖者會納嘉，迅即入睡。龍王之女，即時往囑當地城隍，善護王子，然後自返。

船破之日，麥提拉王，忽告崩殂，隨衆鬼卒，往見閻羅；所遺一女，名賽維莉。王歿之先，召集群



國際佛教動態

本刊資料室

佛陀初轉法輪紀念日

英國印度皆熱烈慶祝

【倫敦】英國佛陀研究會，為紀念佛陀首次大轉法輪，於七月廿日，曾在倫敦市中心擴大慶祝，參加之徒眾異常踴躍，會場為之充塞不通。大會開始時，先靜默一分鐘，為該會已故創建人藍特夫人致哀，後由阿倫先生講解佛陀在鹿野苑第一次大轉法輪之意義，並領眾誦念四諦八正道之經文，而後教友互誦祝詞後散會。據悉，該會會務自半年前改組以來，進展甚速，會員刻已增加百分之六十三，其主持人等之熱忱，殊堪贊佩。

【加爾各答】今年的佛陀首次大轉法輪紀念日，加爾各答的教徒亦曾熱烈慶祝。大會是在七月二十二日（星期日）由加爾各答大學副校長須但陀教授，於大菩提協會大禮堂主持舉行的。慶祝節目除由主席獻花，法師授五戒等外，並由大菩提孤兒院兒童唱佛歌，誦經，及各界大德演說等後禮成。

日本影印藏文大藏經

提議國際嚴守不妄語

【據美國金蓮雜誌報導】日本的一批學者，在鈴木大拙博士(Dr. Daisetsu T. Suzuki)領導之下，

於一九四九年時，曾成立了一個出版協會，專門翻印佛教聖典。最近，該會已開始影印全部藏文大藏經，依據之原本為一七二四年由康熙皇帝勅刻之北京版，首四冊已出版以後每月將出版六冊。經本尺寸為235 X 30mm，每頁約含原本五頁。一般認為藏文經典，係梵語最忠實之翻譯，大有助於考正其他語文之經典，故此大翻印，對佛教及東方學術研究，有極大之價值云。（本訥譯）

【日本消息】此間全國佛教會議決定推派代表，出席十一月十五在尼泊爾舉行之第四回佛教大會，經各宗派議定派增永靈鳳、結城令聞、木村日紀等三十二人代表出席，據悉日代表將於大會提議：一、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應有相互理解及研究，二、如何促進世界和平及禁止原子武器使用，三、如何呼籲國際間嚴守不妄語戒。

星加坡佛教代表團

經曼谷前往尼泊爾

【本刊曼谷消息】星洲佛教代表團一行共十五人，由空摩法師領隊，於十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時乘英海外航空公司客機飛抵本谷。星洲佛教代表團此行途經泰國，在此逗留一日，十二日下午再乘機轉飛仰光，加爾各答而後赴尼泊爾，參加世界佛教友誼會第四屆大會。

此間前往機場歡迎者有泰國佛教總會代表龍華佛社，中華佛學研究社等代表共數十人，由龍華佛社負責招待一切。

星洲佛教代表團於下機後，得悉泰國副僧王頌緣拍普他莊圓寂，全體團員由空摩法師率領前往吞府越阿鈴佛寺副僧王靈前膜拜。

星洲佛教代表團名單如下：領隊空摩法師、正總務陳輝煌、副總務邱玉蘭、英文秘書黎東方、秘書釋果照（即經常為本刊撰文之潭影法師）財政林達堅、交際張天福、歐心智、庶務梁建信。隨團觀光團員有胡文虎夫人黃玉樹女士等十五人。

馬來亞聯邦佛教徒

組團朝禮印度聖地

【本刊檳城通訊】世界佛教友誼會檳城分會，應尼泊爾政府邀請，出席第四屆佛教代表大會，順機組團朝禮印度聖地，該團已於十月四日離檳出發，預定先飛仰光，於八日再往加爾各答，十七日起參拜聖地：菩提伽耶（佛成道處）靈鷲山（佛說法處）那蘭陀（佛教大學）鹿野苑（度五比丘處）俱尸那拉（佛涅槃處）藍毘尼（佛誕生處）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等十三處。十一月三日回加爾各答，十三日乘機往尼泊爾首都加曼都開會。

該團團員有：釋曇昕（廣義）釋慧僧、釋遠明、釋性仁、釋會航 Ven. K. DHAMMANANDA（吉隆坡）邱思仁、邱思義、林忠億、鄭日美、黃松波、邱清來、張天

臣，囑為其女，善擇其婿，貌須英俊，體須健碩，明事達理，果決進取；且能開合，家藏巨弓，其巨弓者，軍士千人，合力難開；又須覓得，王所藏匿，黃金酒杯，一十六隻。王歿七日，群臣祭司，共相集議，思為公主善擇佳偶。數人應徵，皆未中選。群臣終至不知所措，遂乃決意試用機遇，解此難題。彼等以為，華麗之車，皆有效用，迎幸運兒，命中註定配公主者。車發之際，兵士、樂師、祭司、貴族，擁護圍繞，逕趨樓閣，止於石臺，太子臥處。祭司進前，相其手足，紋呈瑞相，為帝王徵。乃奏妙樂，喚之使醒，眾臣高呼，君王萬歲。衣以皇衣，請其登車，赫赫威威，趨彼皇城。經由東門，入於王宮，遵前王囑，開合寶弓，又復覓得十六金杯。娶賽維利，少美之女。舉國歡騰，富人獻貢；司祭祀官，着白禮服，捧聖潔貝，飾以寶華，盛以淨水，鞠躬而前，敬謹灌地，祝此新王，多壽多福。

即位禮畢，王頒重賞，賜潘莫加，以父執禮，酬其養育。王於國事，勵精圖治，矜恤疾苦，造福黎庶。常與朝臣，叙及往事，述其不幸，及其努力。謂天降任，先勞身志，應無畏難，應無撓屈，窮且益堅，奮勉將事，或速或遲，必達目的。（未完待續）